

中文视窗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
描摹丰富的世界。

■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新闻中心

■ 题词：杨慧林教授

■ 指导老师：胡玲莉 黄彦菲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30日

■ 主编：王竹茜

■ 副主编：朱敏 原源 刘春菁 孟佳琳

■ 总第2期

—— 本期导读 ——

1版 学院新闻

▼ 我院教授王家新获韩国第四届昌原 KC 国际诗歌奖

2-7版 要闻观察

▼ 王家新：忠于内心 诗写现实

3-4-5版 中文视点

▼ 文学中的我自己——许子东教授专访

▼ 大学汉语：逃出『必修』尊重个性

6-8版 文苑动态

▼ 十二月，等我绽放在如论

▼ 网球，他的另一片天地

我院教授王家新获韩国第四届昌原 KC 国际诗歌奖



10月26日，我院教授、著名诗人王家新荣获韩国第四届昌原 KC 国际诗歌奖，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详见2版、7版）

21世纪后现代(灾难)文学讲座成功召开

11月27日下午，我院邀请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Johannes W. Bertens 教授在人文楼七层会议室举办了“21世纪后现代(灾难)文学”讲座。本次讲座由耿幼壮教授主持。在2个小时的讲座中，教授对灾难文学及比较文学作了深入分析并进行了现场答疑，到场听众均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分析深刻，听后大有收获。讲座获得圆满成功。（韩俊璐）

青春导演与微电影

——政大师生微电影作品展暨座谈会成功举行

11月26日上午，台湾政治大学的微电影作品展暨座谈会在本院潘天强教授的主持下，于人文楼七层会议室召开。由台湾政治大学教务长詹志禹教授和广电系助理教授王亚维带队，三名政大广电系毕业生为参加座谈会的人大师生放映了她们的毕业作品，并围绕作品探讨了创作经历与心得。（陈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家煊教授讲述汉语中的“单双区分”

1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沈家煊教授来到文学院，为人大师生作了主题为“‘单双区分’在汉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讲座。讲座由我院王贵元教授主持，贺阳教授担任点评人，劲松教授、龙国富副教授、吴永焕副教授、赵彤副教授、朱冠明副教授等参加了本次讲座。沈家煊教授强调，汉语重视“单双区分”，即单音字和双音字的区分。汉语研究要特别注意三个层次的“区分”：本字和叠字、本字中的单双音节字、句子层面的叙述句和判断句。（李晶）

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11月23日，由《文学遗产》杂志社、《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淮北师范大学协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顺利举行。

会议由文学院孙郁院长主持，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炳海教授，南开大学陈洪教授分别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最后，蒋寅研究员对以上主题发言做了总结和点评。（蒲南溪）

“80后 怎么办？”专题讨论会圆满结束

11月27日，由香港《今天》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举办的“80后，怎么办？”专题讨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五代视野，左中右派，倾情出演。会上，几代学者、教授与学生通过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对于“80后”的看法，表达了对中国人现状的看法，不仅体现了思想的高度，也开拓了与会学生的视野，是一场“文学与思想的盛宴”。（陆润盈）

叶萨乌洛夫教授系列讲座重新解读俄罗斯经典文学

11月1日至7日，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萨乌洛夫应邀访问我院，为人大师生带来主题为“俄罗斯经典文学的重新解读”的学科国际前沿教师培训系列讲座。在讲座中，人大师生与叶萨乌洛夫教授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就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及中俄文化差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叶萨乌洛夫教授期待以这次系列讲座为契机，与我校在中俄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陈菡、宋春光、郝嗣黎、蔡文翠、李屹）

文学院学生新闻中心成立大会成功举办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描摹丰富的世界。”“我们不走复杂化仪式路线，而是用心去做好他。”“学生媒体就是要接地气，要平民化。”10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新闻中心成立大会正式开始。会上，来自各大社会知名媒体的前辈们对文学院新闻中心的成立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其发展提出了恳切而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新闻中心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芙蓉）

王家新：忠于内心，诗写现实

■ 记者 李 黎

“这是个很严肃认真的、高质量、有影响的国际诗歌奖，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国际上的诗歌奖”，10月，诗人王家新获得第四届韩国昌原KC国际诗歌文学奖，谈及此次获奖，王家新老师说：“这对我不仅是一份很高的荣誉，它对我的生活和写作也会产生重要的激励”。

王家新不止有一重头衔，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称他为“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诗人”，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曾称他为“中国诗坛的启示录”。正如他在KC国际诗歌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所说，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路上，他努力“让诗歌成为一种良知，一种语言的尺度”。

他也是一位驻校作家，与校园有着不解之缘，多次赴欧、美、日等国大学访学、朗诵、讲座，参与国际写作项目。他在人大文学院提出并设立“创造性写作教研室”，使人大成为中国高校中率先开设创造性写作课程的大学之一。他还是一位教师，主张“诗教”——以诗歌为核心的文学教育。他创新思维“想打破传统的新诗研究框架，从翻译角度切入现代诗歌和中国新诗研究”，刷新人们的视野，力求填补文学史和诗歌史上诗歌翻译的空白。

三十年诗歌创作，“灵魂还是同一个”

王家新出生于湖北西北部山区，成长于文革时期，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王家新老师在获奖演说和采访中都曾提及：“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屈辱、压抑和痛苦”使他走向了文学，诗歌成了他“在那时唯一的寄托和安慰”。他的父母都是中小学老师，但因为出身不好，所以在文革时期他是深感压抑的，那种伤痛的感受植根于内心深处。直至今日王家新老师依旧感慨“也许，至今在我体内燃烧的，仍是早年的那种奇异的寒冷”。

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这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转变。大学时期的他就立下这样一个愿望——“我要成为一个闻一多一样的诗人兼学者”。诗人之路一走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他始终坚守着本心。对此他坦言：“我的创作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和调整，但我想灵魂还是



同一个；变化的可能是写作的方式、手段，但是灵魂还是同一个。我也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从早年一开始可能也就注定了。”

到了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全民下海经商的时代。王家新坦言：“这对文学冲击很大，对诗歌冲击很大。诗人们不得不在一个边缘上坚持或放弃，很多诗人都是坚持不住了纷纷下海”。在这个浪潮之中，王家新选择坚持，现在回想起这个选择，他笑语：“我只能说是守着自己的生活啊。或许我对生活要求并没有那么多，我不向我的邻居看齐。生活，只要能过就行了。我认为，创作文学，艰苦点也挺好，甚至是必要的，这是你对生活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我也只能如此，守着我所热爱的诗歌和文学。”

从《帕斯捷尔纳克》到《田园诗》到《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的诗被认为是“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他也被称为“9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乃至“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谈及自己诗中的“时代感”和“大担当”，他认为“很多批评家都这样来看，而我始终是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在王家新看来，他所有的写作都是立足于自身的存在，并有着一种“个人性”的前提：“我首先是从个人的身份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担当。但诗歌，如果忠实于个人，诗人深入自己的生活与命运，那某种程度可能也写出了这个时代。人们谈论担当的时候首先要看前提，我不是一个那种大而无当的诗人”。

“让诗歌成为文学教育的一个核心”

诗人、驻校作家、诗歌研究者和教授的多重身份使“诗歌”和“校园”的紧密联系在王家新身上有更深刻的作用与表现。

他特别提倡创造性写作(诗歌方向)课程的开设和发展，他认为“大学文学教育还是应该以诗歌为核心”。中国的教育就是诗教，而在西方传统价值观中诗歌也是文学教育最核心的东西，是语言文化的精粹。

王家新认为，“人大作为一所以人文社科为重点的大学，在文学方面必须站得住脚。开设‘创造性写作’这门课，请一些驻校诗人，我觉得对人大这样一所大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这个小说、电视剧、电影占据主流市场，诗歌等文学被挤到边缘的时代，王家新对人大有着很高的期待“像人大这样一个大学，应该是清醒的，诗应当成为文学教育的核心。”

2007年9月到12月，王家新应邀到美国科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担任驻校诗人并在纽约等地讲学、朗诵，这段经历给了他很深的感触：“它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上课，而是在那里朗诵、讲座，参加文学文化有关的活动，与学生交流，产生了非常富有实质意义的交流。”王家新教授欣喜地表示，科盖特大学学生翻译了他的诗并被加拿大某著名诗歌杂志转载，由此产生了不小影响。今年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对他的诗亦印象深刻，特邀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朗诵。美国爱荷华大学舞蹈系学生以他的诗《橘子》编排舞蹈，纽约时装学院亦请他去朗诵，这些经历令王家新教授感受到诗歌在西方教育界的巨大生命力。

王老师为这些经历感动，并由此坚定了开设“创作性写作课程”的决心：“人大很多专业都有爱好文学的学生，他们兴趣很大，很多学生素质也不错。我们能给爱好文学诗歌的学生提供一些指导，使他们受益。”其中，王家新教授尤其重视翻译，“因为翻译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训

帕斯捷尔纳克

◆ 王家新

不能到你的墓地献上一束花
却注定要以一生的倾注，读你的诗
以几千里风雪的穿越
一个节日的破碎，和我灵魂的颤栗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

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
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
为了获得，而放弃
为了生，你要求自己死去，彻底地死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然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
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正如你，要忍受更剧烈的风雪扑打
才能守住你的俄罗斯，你的
拉丽萨，那美丽的、再也不能伤害的
你的，不敢相信的奇迹

带着一身雪的寒气，就在眼前！
还有烛光照亮的列维坦的秋天
普希金诗韵中的死亡、赞美、罪孽
春天到来，广阔大地裸现的黑色

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
这是苦难，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
令

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
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

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
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
而我们，又怎配走到你的墓前？
这是耻辱！这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
天

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寻和质问
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
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
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的一生

练学生对文学的敏感，对语言的敏感。中国新诗自它草创就和翻译密不可分，没有翻译这一切无从谈起。”

“诗歌从来不会死亡”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立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王家新90年代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显露出了自然感发的力量。在他看来这种两难的处境，不单是中国知识份子才有，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感受的更强烈、更深刻，“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命运。”

在当代中国，诗人的身份可以是多样的，他们可以在大学教书、经商、自由撰稿甚至是四处流浪。在王家新眼里，当今诗坛是一个“美好的今天”：“我觉得中国目前当代诗歌的状况还是蛮好的，比前些年要好。诗人的生存状况，包括他们作品出版和发表的状况，也比以前要好，现在也没有听说有哪个诗人日子过不下去了。如果说真的有很不错的诗人日子过得很艰难，会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中国这些年大众文化掺杂着商业文化的兴起和泛滥，在文学的领域中现在是市场、发行量和票房成为一个判断文学的标准和尺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掩盖了。”

虽然王家新教授对中国当下的文化现状存在着不满和遗憾，但他对诗歌从来不绝望，他坚信“中国还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有媒体炒作‘诗歌死了’我觉得很荒谬，诗歌从来不会死亡，只要人心不死，只要我们伟大的语言不死，诗歌就不会死亡。诗歌依然有它们的读者，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如此。”

显然，事实在向人们证明诗歌仍未死亡。去年王家新在中央美院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寒夜中四五百位听众流露出的对诗热爱与敬重，让他愈加坚定“中国还是有很多热爱诗歌的人，因为物质世界并不能满足他们全部的需要。在物质之外，寻找精神的寄托，能让人在疲惫的生活中依然拥有不灭的梦想。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一直有诗歌的基因，我们要把它发掘出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人物介绍：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诗人、诗歌理论家、批评家。

1957年6月生于湖北丹江口，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劳动三年半，“文革”结束后参加第一次高考，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1985—1990年任北京诗刊杂志社编辑，1992—1994年间在英国等国旅居、做访问作家。

1994年起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

2003年获教授职称。

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歌、现代诗学比较研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

著有诗集：

《纪念》(1985)、《游动悬崖》(1997)、《王家新的诗》(2001)、《未完成的诗》(2008)、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1997)、《没有英雄的诗》(2002)、《坐榻板凳的天使》(2003)、《取道斯德哥尔摩》(2007)、《为凤凰寻找栖所：现代诗歌论集》(2008)、《雪的款待》(2010)、翻译集：《保罗·策兰诗选》(合译，2002)。



文学中的我自己

——许子东教授专访

■ 记者 赵天成 谭玮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54年生。1985年因《郁达夫新论》成为当时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9年应李欧梵之邀，赴芝加哥大学访问研究，其间与李陀、黄子平、刘再复、甘阳等共论天下文章，被戏称为“芝加哥学派”。1993年起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2000年后参与凤凰卫视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主要著作有：《郁达夫新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讲稿》等。

先生·老师

问：在您的求学过程中遇到过几位老先生，如许杰先生、钱谷融先生，您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您觉得一位研究者应如何处理学术继承与自身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许子东：许杰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我父亲跟他同乡，我叫他“许家伯伯”。他对我影响最大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写文章首先是做人，做人怎么样文章就会怎么样。前一阵华东师大校庆，我上台演讲就讲了他那句话：“许杰先生跟我说：‘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实际上，我一点都没有做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灵魂，不要被别的工程师来搞我的灵魂。”

钱先生对我的影响就更具体一点。我那个时候要写郁达夫，就看了曾华鹏、范伯群写的《郁达夫论》，写得很好。看完以后就觉得我没话可说了。我就跑去跟钱先生说，钱先生就跟我讲：“你有这个感觉不奇怪，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在郁达夫里面找到你自己。”钱先生认为你读一个作品，就是只要有你灵魂的浸润，（笑）真的是你自己的话，you must be different，总是跟人家不一样，你就有学术性。这个又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学术观，现在的学术讲科学，不讲最独特，要讲最正确。

我想许先生和钱先生对我影响，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样不说假话，第二个就是怎么样说自己的话，我一辈子受用。

鲁迅是山，张爱玲是河流

问：您之前讲过《小团圆》里面的人伦关系连接了《海上花》的传统伦理精神以及今天中国的现实道德困境，您所说的现实的道德困境具体指什么？

许子东：中国现在的现实道德困境就是张爱玲说过的，“男的呢，非常痛苦的寻找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女的呢，就是要在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还要守一夫一妻制的道德。”这是张爱玲说的话。在今天的中国，五四浪漫的那种一男一女的爱情，被社会现实碾碎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一夫多妻制历史的一个社会，所以，张爱玲在当初写的，一个男的有小老婆啊什么的，在当时五四新文化里面绝对就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到了今天，你随便上网看看，写哪一个贪官不是从这个方面入手。这个的确就是张爱玲所写的内容啊，就是比巴金、鲁迅他们写的东西更加具有现实性，而且这是多少年来我们作家都不写的，在我们革命年代也真不存在，在革命的年代里，这叫坏分子，谁敢啊，对不对？

问：您之前说大陆很多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在港台很重要，反过来港台的学生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鲁迅这么重要。您觉得两岸评判现代作家标准的差异在那里？

许子东：从理论上讲，就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到底是什么，这是大的价值观的不同。如果你认为文学是要拯救社会的，当然鲁迅传统是非常了不起。但你要是说写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那张爱玲就是写这种普通人的。我个人是受鲁迅的影响大，我当然觉得是鲁迅的更重要。只要国家和老百姓的基本处境不发生变化，当然是鲁迅的影响更大。但是张爱玲的确是鲁迅的东西不能概括的。其他很多作家单纯从文学成就来讲不在张爱玲之下，比方说老舍、闻一多、沈从文，但是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成就被鲁迅所遮挡。就好像鲁迅是一座山，他们那些山就在他的后面，比他低一点，太阳照过来，这个最高的山的影子就能把后面挡住。而张爱玲是一条河，山是挡不住的。

为政治的文学 是一种通俗文学

问：您在第一场讲座中说张爱玲是第一个以自身努力消解与调和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之间界限的作家。而您在1985年《新时

期的三种文学》中将通俗文学、纯文学与社会文学三者并提，是否有意打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分和对立？您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许子东：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就是否定鸳鸯蝴蝶派嘛，所以新文学在起点上就我说是严肃文学。问题是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政治的文学占据了新文学的主体。我的核心支点是所谓严肃文学是独创的，所谓通俗文学是共创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因为要把文学做工具，所以什么“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这些政治目的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实际上都要诉诸于通俗文学的工具，来达到提高大家思想的目的。现在的《毛泽东》也好，《长征》也好，所有的连续剧，其实骨子里都是通俗的，这叫政治通俗剧。在日本呢，这种戏一直都叫通俗剧，日本的通俗剧一直是讲政治的。日本的严肃文学都是川端康成什么姐妹妹妹一起喜欢一个男的那种，（笑）变态的那种才叫严肃文学。揭露官家、贪污反腐那些都叫通俗剧。其实中国呢，应该明白一点，主旋律跟郭敬明是一块饼的两面，你这样来划分这个东西就清楚了。

大学汉语：跳出“必修”尊重个性



■ 记者 王亦琳

10月底，一条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将要取消《大学汉语》的新闻横空出世，直到被证实《大学汉语》课程并非被取消而是将被变为选修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改更在校园中乃至社会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改革后大学汉语课将会有怎样的变动？作为学生又对本次课程改革有着怎样的看法？大学汉语课程的改革是否代表着汉语在大学课程中的逐步边缘化？

在同学们对大学汉语课程改革议论纷纷的同时，校方也就这一教学改革以及同学们提出的质疑作出了说明和解答。

据新华社报道，按照人民大学校方的回应，汉语虽退出该校的必修课，但这并不等于学生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学。在这五类课程所开设的门课程中，学生虽然可以任意选修，但要求每个门类都必须选择。例如，原有的大学语文归入“通识教育大讲堂课程群”，成为该课程群37门课程中的一门，学生可以不选择“大学语文”，但必须选择其他的通识课程，修满4学分。这一举措有利于扩大语文教学的范围，更有助于提升学生对母语的热爱。学汉语课程改革只是学校人才培养整体改革的一个环节，改革的目的在于尊重学生学习的个体差异，满足学生多样性的学习需求。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报考人民大学的学生一般具有比较好的语文基础，让学生自主选择是更符合教育改革趋势的合理之举。

同时，学校认为，大学语文不应简单地变成“高四语文”，而应进一步提升与深化，更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和专业应用能力的提升，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选择。

在学校针对语文教学的计划中，由人民大学文学院作家群开设的“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也将成为下学期大学语文教学的亮点。阎连科、刘震云等驻校作家将为人大学子带来鲜活的人文教育理念；颇具特色的“国学”“古典学”实验班也将进一步探索系统化母语教育、增强学生人文素养的路径。

结语：

从必修变为选修，大学汉语课程的争议还在继续。大学汉语改革并不是倒退，对母语的重视程度和喜爱是不会因为其是选修还是必修而变化的，喜欢大学汉语课程的同学仍然可以在今后进行选修的学习。

#“微”观大汉#

“大汉自开课以来由于师资缺乏一直运行地不好，其实大汉取不取消没有实质区别，因为虽然开了这门课，但学校一直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后续政策并没有跟上，没有完整的教学机构，没有统一的教学方案，导致大学汉语课这些年名不符实。真正想学习汉语文化，依然可以去听其他相关的课程，所以，大家只需平淡谈谈这次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朱子辉

“人大将大学语文列为选修课，其实并非停止提高人文素养的步伐，反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语文教学方式，毕竟，当前的语文教学方式，真的有些过于陈旧了。如果依旧列为必修，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来行政干预，那能出现的，也只能是短暂的虚假繁荣。”——龙敏飞（自由撰稿人、媒体从业者）

“说到母语能力，第一是语言能力，第二是对本国文明、文化的认识能力。我们觉得把提高汉语语言能力的任务放到大学教育里来讲不是很适合，其实这应该放到中学里来提高，这是与整个教育环境相关的。我们觉得大学阶段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很重要。于是就没有开设大学语文课，而是设置了中国文化模块。”——金利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

“母校人大把大学语文从必修课改成选修课，令人遗憾。但现在的大学语文本身也是一个笑话，不学也罢。出路是改成中国经典研读。古典、现代均可，一个学期就读一本书。学生必有大收获。”——秋风论道（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直面尴尬“上座率” 汉语课程将进入人文素养课

据报道，改革后的大学汉语教学将从2013级本科生开始实施，原来2学分的必修大学汉语课将增加、扩展为总计10学分的人文素养课。人文素养课包含于通识教育大讲堂课程群、原著经典选读课程群、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群以及课外阅读课程中。

大学汉语课程设立至今已有五年时间，但仍面临课程的“上座率”不高、同学学习积极性较低的尴尬情况。不少学生表示对诗词的格律声韵、古汉语的修辞等知识并不感兴趣。在面对《北京晚报》的采访中，人大校方表示，现有的《大学汉语》课定位不够清晰，教学质量不均衡，不能有效满足学生差异化的需求。学校将其调整为选修课程，鼓励教学效果好、受广大学生欢迎的教师继续开设这门课程，供有需求的学生选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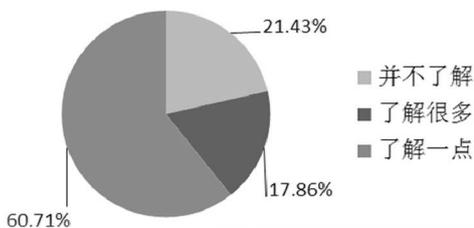
除了在学分和课程所属类别上的调整，大学汉语教学内容的调整问题也是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我报记者就改革后教学内容的问题对采访了大学汉语课程讲师王漫宇副教授。王副教授表示自己得到这个信息比较晚，曾经打电话询问过教务处，只是了解到本学期还是延续必修课的要求，下个学期还会继续开设大学汉语课程，但是具体怎么上、上什么都还不清楚，还需要后续等待学校拿出具体的教学方案。

拒绝“高四语文” 汉语课程设置更加多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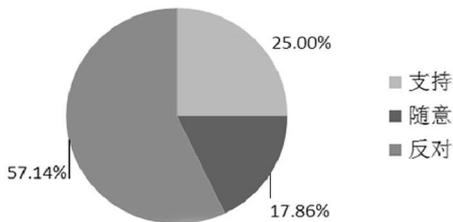
数据

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汉语课程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学生群体,不管是学校教务处对学生分配的调整还是讲师对课程内容的选择,最终进行学习和接受的是本校的学生们。因此我们针对大学汉语教程的改革在同学们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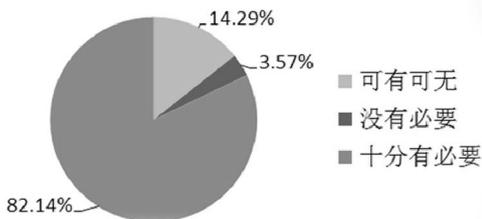
您对本次大学汉语改革是否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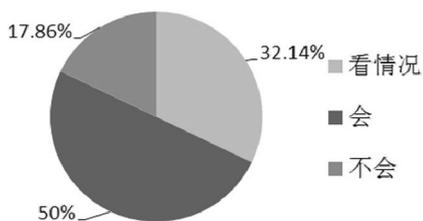
对于大学汉语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您的态度是?



您认为大学汉语课程是否必要



改革后,您会考虑选修大学汉语吗?



结果显示同学们对大学汉语是否必修的态度莫衷一是,但取得惊人一致的反馈的是同学们都认为不论以何种形式或因何种理由,文化教养的培育永远不能被放弃和妥协。

“母语教学不能弱化,只能强化”

——专访我校大学汉语教师王漫宇副教授

■ 记者 王亦琳

王漫宇,1941年9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华北修辞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自修大学教务长。多年从事现代汉语、对外汉语和基础写作的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侧重于修辞心理学和写作理论,为修辞学研究探索一条新路。

王漫宇副教授自08年起担任我校大学汉语课程讲师,授课内容围绕修辞学方面,对大学汉语课程具有深刻的见解。

王漫宇副教授来到会客室的时候,刚刚上完两节大学汉语课,略显疲惫却仍面带微笑,并没有许多同学形容中的那样严肃,而是透出长者的亲和与可敬。

在提到对于大学汉语课程的看法时,王漫宇副教授表示学习大学汉语还是有必要的。现在有些同学认为在大学阶段没有必要学习汉语课程,高中所学到的已经够用,这其实是个误区。从现在学生们的习作状况来看,两极分化现象十分明显。写得好是少数,基本能表达出来的占一部分,但是不够理想的也为数不少。在这种状况下,大学更是应该加强对学生母语能力的训练。大学汉语课程的意义在王漫宇老师看来更多的

是一种观念上的传播。短短32节课,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却能给学生灌输一个观念——“母语不能弱化,只能强化”。大学汉语课程除去教授一些具体的汉语知识,更多是给学生指引一个方向与提供一条门径,使同学们走上母语学习的正确道路。

对于大学汉语归入选修课程这一变动,王漫宇老师认为大学汉语还是应该作为必修课程出现在大学教育当中。诚然,变为选修课程可以为同学们提供课程选择上的自由,但这会削弱大学生对于母语重要性的认识,放松对母语的学习。而必修课则意味着,大学汉语这门课程每个学生都必须上,且学生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算作一个优秀的毕业生。必修课对学生的母语能力提出了严格要求,而变成选修则不然,这看起来是自由选择的问题,但却是对学生语言基础的教育和培养的损失。将大学汉语课程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无形中就放松了对学生母语学习的要求,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利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趋向,其实恰恰是加强母语的学习。所以在大学当中“加强汉语的教育,加强语言的培养,尤其是母语,这是很重要的”。

当记者提出汉语能力可能并未是每一院系专业

所必需的必备能力时,王漫宇副教授举出了各学科与汉语的紧密关系,并补充道,即使是在外语的学习过程中,母语也是很重要的,著名的翻译专家也都往往是作家、散文家,如鲁迅、茅盾等。而在当代社会,学生毕业后进入工作环境,更是离不开写作。“当然这并不是把大学汉语说得神乎其神,这是个基础,母语是个基础”,王漫宇副教授说。

王漫宇教授除了关心教学改革方案,同样关注学生的需求与情况。他说曾有学生来跟自己谈大学汉语改革这件事情,大多数同学还是认为大学汉语课程是必须的,希望不要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而通过一些媒体对自己的采访,王漫宇副教授也了解到了同学们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学生反映强烈,说明有他们的诉求在里面。学校要为学生创造条件,满足同学们在知识获取上的需要。“没有十全十美,改革里面就有一些受损失的。在改革中我们应该思考怎样加强汉语的学习,怎么改符合广大同学的实际情况,我们从工作出发,怎么对学生有利怎么做。”在采访的最后,王漫宇副教授重申了母语及大学汉语课程的重要性——“我总觉得母语是一个基础,不加强这个,其他就没法延伸”。

又到十二月,对于人大学子们来说,是属于12·9合唱比赛和健美操大赛的日子。从10月中下旬开始,文学院同学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大海啊,故乡》的歌声一遍遍在公共教学三楼传出,而明德地下也留下了参加健美操比赛同学们的汗水。嗓子在重复的歌声里变得嘶哑,膝盖上的青青肿肿诉说与坚硬大理石地面的碰撞。然而,在训练之余,随着时间的累积,彼此之间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然而,一切都会在十二月有所回报。无论我们将迎接什么,如论的舞台见证了所有的艰辛;无论结局会如何,灯光下的笑脸会留在有心人的眼底。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也都将珍藏着这一年的十二月,独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之奉献的青春。



■ 本版摄影 谭 玮 任二虎 李雯雯

十二月 / 等我绽放如论

◆ 苗警文——在这里,我们与新队员一起,共同回忆努力,付出着那份无言的温暖与感动

◆ 王雨晨——(。o。o)!

◆ 魏丹——我愿用自己的汗水为我们的健美操再添一分晶莹,一分永恒

◆ 曹艺卓——虽然很累,但一点都不后悔



◆ 孙赫——这是一段美好而快乐的回忆

◆ 许悦——痛并快乐着

◆ 李薇——很累,很欢脱,无下限

◆ 周斌——第二次参加健美操比赛,感觉健美操这个大家庭还是这么欢乐,它给我留下了太深的记忆,我期待着我们在如论的绽放



网球， 他的另一片天地

——记首都高校网球精英赛男子双打冠军陈雨昕

■ 记者 唐亦文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中等的身高、稍壮的体型、略黑的皮肤、有些腼腆、又挺爱笑，不过这个“普通”的他——我院2013级陈雨昕同学，在不久前结束的首都高校大学生网球精英赛中摘得男子乙组双打项目的冠军，获得了不“普通”的荣誉。

胜利：严谨地准备，夺冠就比较轻松了

11月2日到3日，首都高校大学生网球精英赛隆重举行，来自北京21所高校的155位网球高手云集海淀温泉体育中心。陈雨昕在人大8男7女的队伍中，搭档来自环境学院的何雷鸣同学，参加了男子乙组双打项目。决赛中，他们携手力克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组合，捧起了冠军的奖杯。

回忆起这次比赛，陈雨昕说道：“这次夺冠比较轻松，比赛的时候也没有很紧张，不过这主要是因为赛前严谨地准备。一个月前有另一场北京高校的网球比赛，赛前我以为比赛是赢定的，训练就不够严谨，结果决赛的时候就输给了对手。吸取了这个教训，我为这次比赛准备得更加充分，胜利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

网球：从七岁开始

要开始回顾他的网球生涯时，陈雨昕的眉毛跳了一下。“其实就是因为我爸爱打。我小时候看了一场网球赛，感觉挺过瘾，就自己尝试打，打了以后感觉挺好玩，就开始了训练。最初的一年是在练基本功，之后慢慢上手了就对网球熟悉起来，一熟悉，兴趣就上来了”，他解释道。而当被问起是何时初次接触网球训练时，他淡定地说：“七岁。其实这都算迟了，他们早的四五岁就开始学了。”

家庭环境是他爱上网球的重要因素，父亲引上这条路，而他的双胞胎弟弟——陈雨辰，则一直与他一起走在这路上。比哥哥晚出生5分钟的陈雨辰一直以来都和陈雨昕搭档双打，双胞胎的默契让他们在球场上配合无间，曾获广东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男子双打比赛亚军，在其他各类比赛中也有颇多斩获。兄弟间是否会有网球上的竞争呢？“小时候有人说我们双打好主要是靠我弟，我离开我弟就打不好。”听到这样的话，陈雨昕不服气了：“我那时候就对这些话特别反感，然后我就自己去找其他他人和我搭档，结果确实打得没有我和我弟搭档时打得好了。”他又笑着说道，接着拍拍自己的肚脐，说：“我体积比较大，打球时预判和跑位不够好。我弟单打就更好了。”

虽然如今笑着谈起少年时的训练时光，但十余年的训练并没那么轻松，回想起来，陈雨昕说：“我们虽然在普通的初中、高中上学，但也就只有中考前一年和高考前一年训练的较少，其他时间练得都比较多。以前有段时间要每天训练七八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体能一个小时。高考结束后，我们又去了西班

牙训练，之前也去过澳大利亚、美国等，改善自己体能等等各个方面。”

大学：“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陈雨昕来到人大文学院有不少偶然的成分。“原本我们打算去暨南大学，因为就在广东，非常方便。后来我爸得知人大要开始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我们就过来试试运气。测试以后学校只想招收我弟，我们就跟学校说如果只要我弟的话那就不来了，终于学校答应把我们两个都招收了。”说到这里，他略有羞涩地笑了。至于选择文学，依旧是循着父亲的建议：“中文是我的第三志愿，我爸比较希望我读中文。其实我比较想学新闻专业，不过我又担心采访陌生的人。”

在人大网球队里，他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都有两个小时的训练，而训练少不了会有与课程冲突的时候，面对选择，陈雨昕没有犹豫：“当然是会去上课啊！其实教练都挺包容的，也会听取我们的建议，有冲突时都同意我们去上课。”

而面对接下来的大学四年，他说：“大学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了。网球方面的话，希望能帮我们学校在全国大学生网球比赛中拿个冠军，当然越多越好啦。”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学生的身份：“学习方面也要兼顾，有机会在这么好的大学学习，一定要好好珍惜。”

